

# 蒲寿庚研究

罗香林著

中国学生

K827.47  
831

S001307

(y9)

克耑署耑



浦壽庚

研究



S9003975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蒲壽庚研究

定價 港幣  
美金

著作者 羅香林

版權所有  
必究

出版者 中國學社

香港九龍彌敦道四十一號四樓前座  
電 話：六八四一九

本書出版，承中國東亞學術研究  
計劃委員會之推薦，得哈佛燕京  
學社之補助，特此致謝。——著者

# 蒲壽庚研究

## 目 次

### 導 論

蒲壽庚爲出於阿刺伯系統之首先提出討論者

桑原隱藏蒲壽庚之事蹟一書之優點與闕失

蒲壽庚家譜之發現及其他有關資料之蒐討

廣州蒲氏宋元二代祖墳之發現及其他有關資料之印證

重新研究之重點及其意義

### 一 蒲壽庚先代之籍貫與行實

蒲壽庚先世自海外先移廣州後遷泉州說之由來及其違異之點

蒲壽庚先世出自阿刺伯系統並信奉回教之證據

## 目 次

## 二 蒲壽庚之行實

三九

蒲壽庚任提舉泉州市舶使之年代及事蹟

蒲壽庚降元之時代及經過

蒲壽庚降元後所任職官及其關係

蒲壽庚在泉州之遺蹟

蒲壽庚子孫明初遭受禁抑之經過

## 三 蒲壽庚兄弟之行實

五五

蒲壽晟與蒲壽庚本爲二人之論證

蒲壽庚知梅州之勤勉及其遺蹟

蒲壽庚之歸隱與教子

蒲壽庚之子孫各房系統

四

## 蒲壽庚之子孫及其移居各地

七

蒲師文之繼任泉州市舶使及其奉命宣撫海外諸國

蒲均文之撰擬加封孔子聖號詔

蒲壽庚曾孫太初之遷居山東遼東等地

蒲壽庚子孫孝房任房媚房三派之系統

閩粵魯等省蒲氏之源流問題

五

## 蒲壽庚與提舉泉州市舶司之關係

九三

泉州市舶司設置之經過

宋代至泉州通商之海外諸國與商貨

宋代蒲壽庚等曾任泉州市舶使之人物與關係

元代蒲師文等曾任泉州市舶使之人物與關係

蒲壽庚及鄭和二家族與海事之關係

目次

三

## 六 蒲壽庚家族與回教之關係

蒲壽歲子蒲和日與金阿里同修泉州清真寺之事實

蒲壽庚玄孫蒲之紀明初住北京回館之事實

蒲壽庚家譜明載世秉清真教之印證

現代晉江回民中之蒲氏

## 七 蒲壽庚家族之文學淵源

三

蒲宗孟之文學造詣及其以詩書教子孫之影響

蒲壽歲之心泉學詩稿及其詩詞造詣

蒲均文與蒲仲昭等之文學

蒲奇成之譜學

## 八 廣州蒲氏源流考

四三

宋代阿刺伯人僑居廣州之事實與岳珂所見之蒲氏

蒲瑪咗阿與子蒲嗨噠呢兄弟入居廣州之事實

廣州懷聖寺光塔與蒲氏之關係

廣州蒲氏初傳七代均用阿刺伯語命名之事實

廣州蒲氏各房之文物及其遷居與傳統

## 九

### 海南島蒲氏回教徒考

關於海南島回教徒之記錄及近人之調查與研究

崖縣三亞港蒲氏系統之通村族譜及其內容

三亞港蒲氏系統回教徒所改稱之各姓與傳代

海南島海氏源流與海富潤等原爲蒲姓之印證

今日三亞港蒲氏系統回教徒在人種上仍保存之特徵

## 十

### 聊齋志異作者蒲松齡之家世

蒲壽庚家譜所載蒲太初一支北遷之暗示

蒲松齡故里原奉回教之論證

蒲松齡祖先明初改稱楊姓與蒲壽庚子孫改姓之關係

## 結論

由遷移與婚姻所生之影響

由文化與專業所生之力量

## 附錄

元初出自西域系統之福州薩氏考

廣州蒲氏宋元二代祖墳發現記

## 參攷書目

## 圖片

## 英文提要

# 蒲壽庚研究

羅香林著

## 導論

自八世紀中葉，至十三世紀初葉，阿刺伯回教哈利發帝國，盛向東方各地，發展貿易，海舶往來，穿梭不絕。而中國廣州等海口，自兩漢後，亦寢多商舶出海，迄兩晉隋唐，以至趙宋，海上交通，日形發達；其通商口岸，更自越南河內，而推廣於揚州、泉州等地。其自陸路經今日新疆入華之人士，亦殊不鮮。迄南宋末葉，而泉州之對外貿易，則駁駁幾盛於廣州。阿刺伯人留寓中國者，亦以廣州、泉州爲最盛。不唯海外之商貨雲集，而回教亦寢以傳播；不唯蕃俗之流行中土，而其人之華化，亦與日俱深。其蕃商之任提舉市舶使者，不唯影響於船稅與國計之關係，抑且影響於政治與時局之發展。是中國與阿刺伯之海上交通，其作用且及於文化之交流，又不僅經濟政治特受影響已也。

自美人羅志意(W.W.Rockhill)於所著「十四世紀中國與東方羣島及印度洋沿岸之關係及貿易」<sup>1</sup>文(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he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14th Century)，於宋末提舉泉州市舶使蒲壽庚事蹟，曾加提述，日人藤田豐

八（Toyohachi Fujita）著「玉爾氏（H. Yule）註馬哥孛羅遊記補正二則」小文，以蒲壽庚先世爲阿刺伯人，（註一），首爲揚述，桑原鷺藏（Kuwabara Jitsuzo）更著「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之事蹟」一書，獲史學界盛譽。（註二）。中國陳裕菁馮攸一君，將桑原氏書，各翻譯行世，（註三），陳君譯本，署「蒲壽庚考」，尤條達通行。而蒲壽庚事蹟遂爲中外學者所重視。蒲壽庚者，其先世似即由阿刺伯遷居中國，初奉回教，以其華化既深，又熟悉海外情勢，遂於南宋末葉得官提舉泉州市舶使，久擅蕃舶之利，財勢既雄，晚復陞任福建安撫沿海都制置使，仍兼提舉市舶使，集南宋沿海財政與軍事大權於一身。而元世祖復於其間大舉攻宋，臨安既陷，元師席卷而南，蒲氏乃以泉州降元。宋室流離瑣尾，既失市舶財利，復喪舟師實力，憑藉既虛，雖有張世傑、陸秀夫、文天祥諸賢臣奔走勤王，亦無補於國運之傾移矣！其影響於宋元時局之遞演轉變者，至鉅且大；其足爲後人鑑戒警惕者，關係尤深。徒以宋元諸史未爲蒲氏立傳，事蹟散亂，真象模糊。是以往昔學者，多忽畧之。柯劭忞新元史，雖有蒲壽庚傳，然亦簡陋殊甚。（註四）。迄桑原氏書出，先以講述唐宋中外通商大勢，繼以分析蕃商僑居中國之狀況，終以考釋蒲氏之先世，及其仕宋降元之事蹟與親族景況，而此一關係宋元中外通商與時勢轉變之人物事蹟，漸明於世。桑原氏書之不胫而走，非無故也。

惟是史實考證，驛難達乎圓滿境界，有關資料，往往以時間與人事關係，非能全數畢集，稍有未備，則罅漏隨之。桑原氏劬勤博識，誠爲後學所同景仰，然其闕畧之處，亦多可爲補充或更正者。

夫蒲壽庚既系出西域，則其家世源流、關係其人之習俗與行事，自當並爲考證。而桑原氏書，則未及蒐訪蒲氏家譜，僅據何喬遠聞書等資料，而謂其先世由廣州再遷泉州。而究之實際，則今日泉州等地，尙有蒲壽庚子孫。桑原氏未及實地研考，獲得直接資料，故於蒲氏源流，未能多所闡述。此其須爲補充與更正者一也。蒲壽庚之久任泉州市舶使，雖其重要性在曾影響於宋末之演變爲元，然其本人仕宋降元之事蹟，見於正史或方志者，亦當各爲爬梳。而桑原氏於元史及同治泉州府志等所述蒲壽庚本身事蹟，引述甚少。滄海遺珠，誠可惜焉。此其須爲補充與更正者二也。蒲壽庚家族既爲華化甚深之系統，則其華化事蹟，自當盡爲敘述。桑原氏書，雖曾提及蒲壽庚胞兄壽宬之心泉學詩稿，然僅據四庫全書提要論述，而未爲分析詩稿內容。而究之實際，自永樂大典所輯出之心泉學詩稿一書，既收於四庫全書，則非偏僻不易見者。其他可參證蒲壽庚爲華化甚深之資料，桑原氏書，亦多未爲歸納。此其須爲補充與更正者三也。蒲壽庚之家世既爲出自阿刺伯或屬西域範圍之系統，則其與回教之關係，自當並爲詳述。桑原氏書，雖嘗肯定蒲氏爲信仰回教，然僅據岳珂桯史所載宋時番禺蒲氏之習俗爲證，究屬間接說法。此其須爲補充與更正者四也。桑原氏撰書體例，既以蒲壽庚之提舉泉州市舶爲核心，而盡將各有關事蹟，用注疏方法，分別勾稽，繁徵博引，務極奧衍，則蒲壽庚之家屬事蹟，及其遺裔分佈，乃至與其他同自阿刺伯入華諸氏族之關係，凡足以明其時間之演進，與空間之播遷者，要可爲並考述，而桑原氏書，則未遑及此。此其須爲補充與更正者五也。

余曩者、經行桂林，門人彭君林、賈君援，執教是地，有志考述史蹟，余囑其訪求蒲壽庚譜乘，以二君皆回教徒也。越數月，二君來言：教友張玉光、金德寶二人，已於福建德化，發現蒲壽庚家譜，並於「月華雜誌」第十二卷第一、二期合刊，報告發現經過。（註五）。言罷出雜誌示余。余囑二君再函張君，鈔寄全譜。輾轉數月，始得所寄鈔本。近者復發現廣東各地蒲氏，其上世亦多與阿刺伯系統有關。幾經蒐訪，復得熊振宗先生代爲借得海南島崖縣「三亞港通村蒲氏簡譜」鈔本，（註六），蒲梓良先生出借伊家所藏南海甘蕉蒲氏家譜。（註七）。並於廣州大北門外菱角岡及知府山訪得廣州蒲氏自阿刺伯入華初祖蒲瑪咗阿（Nohinye）以下五世之墳墓，（註八），其名字皆用阿刺伯語原名。雖資料仍覺簡陋，且有以修譜時因引書粗疏所誤綴者，（註九），然爲桑原氏所不及見，足補其闕。爰蒐集有關資料，擬就閩粵二地蒲氏譜，爲疏證糾繆。而探討所及，並覽桑原氏書，於宋元二史與蒲壽庚有關記錄，亦採述未盡，（註十），而於地方志乘，如同治泉州府志等所記與蒲氏有關事蹟，亦多所忽畧。（註十一）。宜其所考述者除蕃漢通商大勢，與蕃商僑居中國情況，較具源委外，餘如蒲壽庚在泉景況，及其先代與子孫之事蹟，並其歷世華化演進，終覺語焉不詳，可加覆考。乃決意以綜合方法，爲推廣考證。此蓋以時代發展，憑藉稍增，故得措手；於桑原氏原書之貢獻，固不可掩也。

自頃史學界較鮮以譜牒爲史實研究之依據者，究之則家世傳演，與人才之盛衰消長，及其精神作

用，氣質影響，關係甚鉅。即就蒲壽庚之家世研究言之，如其於歷世華化日深中而仍不失其與回教之淵源關係，於歷世參與常軌發展中而仍有參與變局發展之痕迹，於歷世在華因緣日結中而仍有與海外相續不絕之因緣，於明示歷世時勢推進中而仍示尚有空間之播遷。而其先世與蒲壽庚同出阿刺伯系統之崖縣三亞村蒲氏，則至今人種上仍帶有阿刺伯人之特徵。凡此皆可為闡發之資者，矧與其他資料之綜合，可得論證者，尚不止此乎！

唯余以治譜牒而偶涉蒲壽庚事蹟，於宋元史實，疏畧實多。以桑原氏劬勤淵博，所考容有可補充者。顧余淺陋，胡克無謬。斯則深望大雅君子不吝匡正者也！

## 附註

(註一) 羅志意氏 (W.W.Rockhill) 「十四世紀中國與東方羣島及印度洋沿岸之關係及貿易」一文，見一九一四年「通報」(Young Pao) 四二八至四三〇頁。藤田豐八氏「玉爾氏註馬哥孛羅遊記補正二則」小文，見日本大正二年十一月「東洋學報」，此文蓋專就玉爾 (H. Yule) 譯注馬哥孛羅遊記 (The Book of Sir Marco Polo) 第二卷所述杭州與刺桐城 (Zayton 按即泉州) 等地之情況，而加以補充者，其補述馬哥孛羅所見之刺桐城一節，即曾提述蒲壽庚之事蹟。

(註二) 桑原鷺藏於民國四年著「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之事蹟」一論文，繼續發表於東京帝國大學史學會之史學雜

誌，其後續有增刪，民國十二年集爲一書，由上海東亞研究會刊行。此書一出，立得日本學士院之獎金。桑原氏此書，至昭和二十三年，復有東京岩波書店重印本，省稱「蒲壽庚之事蹟」，二二八面，精裝。

〔註三〕馮攸譯桑原氏書，改稱「唐宋元時代中西交通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陳裕菁譯本則改稱「蒲壽庚考」，並畧加補注，由中華書局出版。

〔註四〕柯氏新元史卷一百七十七蒲壽庚傳，甚爲簡畧，大要根據何喬遠閩書。其文云：「蒲壽庚本西域人，與兄壽成，以互市至泉州。宋咸淳末，禦海寇有功，壽庚授閩廣招撫使，以全軍來降。宋幼主過泉州，衆欲應之，壽庚閉門不納。及張世傑回軍攻城，宋宗室在城內者，又謀應世傑。壽庚置酒，延其人議守城事，酒半，盡殺之。世傑攻城三閱月，不下，遂解去。世祖嘉其功，進昭勇大將軍兵馬招討使。十四年，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子孫並爲顯仕。」覩其語意，一若蒲壽庚以互市親自西域移居泉州者，其未嘗深考一也。壽庚降元後官至福建行省中書左丞，且尚有其他事蹟，而柯氏傳文，於世祖十四年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後，即不復書，其未嘗深考二也。要之，實未盡明壽庚與宋元時局轉變之關係耳。

〔註五〕回教青年張玉光與金德寶阿訇，於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在福建德化蒲振宗家，借得「蒲氏家譜」，即所謂「蒲壽庚家譜」，曾於回教成達師範所編印「月華雜誌」第十二卷第一至第二合期，發表「報告發現蒲壽庚家譜」一文，爲關於「蒲氏家譜」得與世人相見之重要記錄。其畧云：「民國廿五年，玉光到泉州，來主持教務，經過了一個相當時間，回去。曾報告成達師範，和教育促進委員會。他們都認爲復興閩地回教，是刻不容緩的事。……那天正是（廿八年）十二月八日，汽車到了德化，……我們住在和汽車站斜對門的衛生泉旅社中，……離開旅社不到二十步，是一家香店。因爲我們買東西，借秤用，安太太告訴我們說：這香舖是蒲

振宗先生開的，他原是回教人，現在反教了。於是追根溯源的和他談起來。「蒲壽庚家譜」的發現，就在這時候。我們會問他姓蒲的情形。他說：原籍泉州，自泉州遷到永春。從他祖父起，才由永春到德化來，住在德化到現在，才僅幾十年。並且他承認原來他是回教人，……他允許以後和他的族人商量，仍回祖教。……他跑到鄉下去拿家譜，讓我們抄。他說：福建姓蒲的只有這一本族譜，詔安的族人，曾數次來索取，我們都不敢給他。還有許多有名的學者，託人打聽索看，我們也沒露過。讓你們抄，是爲着同教的關係。……全部家譜，是用宣紙正楷寫的，共有四個標題：（一）蒲氏家言，（二）蒲氏全部家譜凡例，（三）譜，（四）譜系表。……除了舊譜以外，還有一本新譜，有些材料，可供參考，順便也把弁言抄下。……附抄蒲氏家譜一份。」月華僅發表張玉光君所抄蒲氏家言，蒲氏族譜凡例，又譜系表之一部分，第三標題之譜，僅發表譜前小序，而於各房系統圖表，則全未發表。余囑賈援彭林莫二君，再函張玉光君將各房系統圖表，再爲抄寄，謂其演變關係，全在於此。輾轉數月，終得抄寄其始祖總表，與友房崇訓、睦房崇誥、姻房崇圭、任房崇謀等六表，所缺者僅恤房崇善一派而已。余乃將月華所發表部分與張玉光補抄部分，合爲一冊，仍名之爲「蒲壽庚家譜」。蓋除蒲振宗家原藏族譜外，余所合訂本，已爲較完備之「蒲壽庚家譜」矣。合訂本蒲譜書影，見本書所附插圖。

〔註六〕崖縣「三亞港通村蒲氏簡譜」爲民國十一年三亞村回教徒劉賢達所摘鈔。該村劉氏，爲蒲氏所改稱，丁口頗盛。劉賢達畢業於崖縣中學，在該譜列第九世。此譜雖甚簡畧，然明揭各家改姓情況，亦原始資料也。同濟大學德國籍教授司圖博氏（H.Stabel），曾至瓊崖調查人種，著「海南島黎族誌」一書（Die Li-Shamme der Insel Hainan），於民國二十六年出版於柏林，關於三亞港蒲氏回教徒，謂「依余所知回教徒之家譜，大抵因近